

“岭南祖地”亦是“岭南福地”

11月15日晚,随着决赛哨声的吹响,第十五届全运会曲棍球男子比赛迎来巅峰之夜。在广东省云浮市曲棍球场上,内蒙古男曲捧起阔别32年的冠军奖杯,犹如夜空中璀璨的星辰,为这场历时17天的全国赛事描上句点。这既是两支球队的激烈比拼,也是所有曲棍球运动员、体育爱好者和拼搏者的奋斗缩影,更是这次赛事举办地广东云浮的全力托举。

办好一个会,提升一座城。云浮市为了承接十五运会曲棍球赛事,多年来围绕这条赛道精耕细作,硬件软件都不含糊。尤其是在主赛场(云浮市曲棍球场)的打造和定位上,更是拔高到国际水准。

云浮市曲棍球场总占地面积23370.33平方米,其中总建筑面积4547.93平方米,主要包括一片标准曲棍球场地,一座含比赛功能设施用房的看台,含功能用房33个,看台设坐席2010个。

深蓝色的崭新场地被青山碧水揽入怀中,似是这片土地上的“蓝海”。

场地草坪采用与2024年奥运会曲棍球场地同款草坪,草坪平整度、弹性等性能均达到国际精英级赛事标准。因运动项目的需要(包括减少草坪磨损、降低意外风险、提高球的运动准度等等),曲棍球场地需定时喷水维护,笔者第一次去球场采访的时候,碰到撞到喷水节点,吓得同事拿起拍摄设备拔腿就跑,再晚一秒钟就会免费“冲凉”。

场地的体育照明系统达到国际曲联TV2标准,照明均匀度、显色性等核心指标优异,可完全满足转播重大国家级比赛、国际赛事的灯光需求。经国际曲联认证,云浮市曲棍球

场为国际精英级场地,这是曲棍球领域最高级别的认证,也是全国第7块、广东第1块国际精英级场地。

另外,还有两片国际级标准曲棍球训练场紧邻市曲棍球场,横卧于云浮市体育公园中。三片场地形成一个“品”字结构。

在市曲棍球场建成之前,这两片球场肩负着云浮曲棍球赛事的重要使命。

自2022年起,它们作为比赛场地连续四年承办全国曲棍球赛事。2024年,国家女子曲棍球队在这里集训后出征巴黎奥运会夺得银牌。十五运会上,它们作为曲棍球热身训练场地使用。

云浮华丽转身,成为华南地区唯一具有“一赛两训”标准场地的曲棍球示范基地。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云浮这座粤北山城“筑巢引凤”,深耕多年打造“曲棍球之城”,用湾区思维巩固体育优势,吸引全国目光,形成一条以体育为核心的特色产业链,拓展城市影响力,创造发展新机遇。

借着十五运会这股热乎劲,云浮将于2026年2月举办国际曲棍球联合会女子世界超级联赛。“曲棍球之城”体育IP扎扎实实地刻在了云浮的骨子里,刻在了全国人民的心里,朝着绿色国际化目标又迈出了坚实一步。

赛场上你争我夺,赛场外一片祥和。

十五运会会歌《气势如虹》传唱在云浮的校园里。从云浮市实验小学的“学唱会歌”主题课堂,到各县(市、区)中小学校的班级拉歌和年级赛歌会,纯真激昂的童声环绕曲棍球赛事始终,沉醉于旋律的童心定格住青春云浮的全运瞬间。

王雨辰

2025年的秋冬之交,笔者看到了全市学子传唱十五运会会歌时勃发出的向上之姿,也感受到了他们对家乡的清澈之爱。不同于专业歌手录制,这群娃娃将歌声留在课堂上、留在赛场上、留在他们无比热爱的土地上。稚嫩的脸庞,整齐的动作,是莘莘学子检阅儿时回忆的关键词,也是云浮为这场盛会准备的彩蛋。

“冲冲冲,看我气势如虹!让那梦想升空,跨越巅峰……”

从他们的歌声里,笔者听到冠军虽只有一个,但精彩属于所有人,故事的终章不只有攀到顶峰,也藏在城市蝶变的寻常巷陌。

笔者听到梦想虽然遥远,但拼搏帮助我们靠近,伟大胜利需要一颗强大的心。

站在已达国际精英级标准的场地引吭高歌,看着“一路生花”的家园,开拓之心便不会枯萎。对于埋首书卷的学子,十五运会的点滴终会凝结为记忆深处的一抹亮色,云浮是梦开始的地方。

因为十五运会,市民群众更充分地了解家乡体育优势所在。云浮籍运动员在他乡,在不同等级的赛事上演绎着云浮人“善作善成”的骄傲。

佛山人陈富杰是云浮市中心体校曲棍球队总教练。他16岁开始接触曲棍球,从省队退役以后没有回到家乡佛山,而是选择来到云浮拼出一番作为。他亲眼见证了云浮曲棍球事业的发展,也在这片体育沃土绽放光芒。

彼时是2001年,他背着一个大行李包,坐着面包车,来到了云安高村中学带训,一扎就是三个月。“当时的场

地都是泥土地,运动员用的球棍都快磨成一条线了,另外球也磨光了(球身本来呈凹凸状),训练条件是非常艰苦的。”陈教练感慨地说。

一开始,家长用木材自制弯棍给队员们使用。后来,陈教练拿出自己以前积攒的球棍,又到省队弄来一批淘汰的球棍,经过简易修复,这些就是队员们的“高级装备”了,云浮的曲棍球事业就这样从襁褓中逐渐挺拔为健硕之躯。

“先拉队伍,再建梯队,体教融合,城市绑定”是陈教练概括的十六字“箴言”。

当谈到云浮为什么发展曲棍球这种小众项目时,他精准地道出:“云浮经济基础薄弱,在传统项目上不占优势,但曲棍球门槛高、竞争少,反而成了机会。”

在长达24年的执教生涯里,他日复一日地关注学员们的各自禀赋、心理素质以及成长变化,扭转了条件劣势,让云浮曲棍球项目完成了从“0”到“1”的转变。

陈教练培养的云浮籍学员有很多都已经成为国家队、广东队的核心力量,比如曾任国家男子曲棍球队队长的陈启俊,曾任国家女子曲棍球队队长的崔秋霞都是他的得意门生。众多学员代表国家出征奥运会、亚运会等多种赛事,十五运会赛事中也不乏他们的身影。此外,有一部分学员凭借曲棍球特长考上了心仪的大学。

陈教练笑着回忆:“以前我带队外出比赛的时候,大部分人都把我们‘云浮队’叫‘浮云队’,还有称‘广州云浮’的,当时我觉得很纳闷。”

而今天的云浮不再似“浮云”透明,

而代表着一份沉甸甸的情感寄托。

内蒙古男曲夺冠后直言云浮这座城市是福地,是球队的“幸运密码”,良好的自然条件和完善的赛事设施更是冬训的理想之地。三千多公里的距离挡不住心意相通,南来北往间,自有数不尽的思量,一半融入冰川,一半飞入云端。云浮在“长坡厚雪”中建成的“曲棍球浪漫”于此刻具象化。

赛后的一封封手写信道出了“云浮情”,热情、文明、好客,每个字眼都饱蘸深情厚谊。332名“小海豚”志愿者编织成独有的风景线,赛场对抗之余,也能彼此吐露心声,分享着四海美好。“大湾鸡”的萌动体态穿梭于城市之间,送上岭南祝福,也为这场相遇画上难舍的省略号。

城市的温度熨平生命的褶皱,抚慰着每一个认真生活的灵魂,赋予他们在泥泞中再出发的勇气,甚至跨越国界,演绎着中式和粤式的岁月静好。

曾几何时,云浮荣膺“2025最具幸福感城市”。

“把资源经济收益的一半用于民生补短板。”这大概是最幸福的民生诺言。

经考古认定的距今60万-80万年前的磨刀山遗址坐落于云浮郁南,“岭南祖地”亦是“岭南福地”。

“宇文新州之懿范,檐帷暂驻。”千年前《滕王阁序》中的赞美让新州(今云浮市新兴县)在历史的烟海中千古逗留,如今,“云山青水翠满城”的云浮又将善德哲学变奏为幸福和弦。

不知是否为巧合,细数字的笔画,发现21画勾勒“幸福”,14画承载“云浮”。广东21座城市联手前行,让岭南幸福置顶,而从体育运动中汲取奋进力量的云浮人会幸福一生一世。

再见2025

艾建桥



像是站台上的一次告别
再见 2025

像是码头边的一次挥手
再见 2025

把所有的烦恼和忧伤

在年末的最后一天

抛出窗外 随着雪花

飘向城外遥远的山谷

2025 我无法捡拾去落的光阴

拼命啃食厚厚的书本

在岁月的纸笺上

写满唯美的诗行

2025 我结识了许多文友

我的作品第一次变为铅字

墨香悠悠

芬芳我平淡的生活

2025 感恩明月与清风

我向每一位帮助过我的人

邮寄一束鲜花

让他们收到一份惊喜

再见了 2025

不屈的信念 未了的心愿

我紧紧攥于手心

像撒播颗颗饱满的种子

种植在2026年的春天

冬之夜

李昌林

橱窗上的玻璃

碎成暖黄的光斑

落进路人的眼帘

树顶之上的星星

是悬在城市上空的纽扣

扣住所有未说出口

咽不回去的温柔

小吃店的热冒着白雾

飘着姜葱饼的甜香

漫过街角的孤独

有人披着夜色赶路

霓虹把影子揉碎

又被月光轻轻熨平

钟声从远处飘来

像一封迟到的信

邮戳盖着雪的吻痕

地址写着“人间”

壁炉里的火苗

舔着旧年的灰烬

礼盒里藏着的不只是糖

还有某颗心悄悄松了绑

今夜所有的匆忙

都可以悠然暂停

月光落在谁的身上

谁的肩膀就扛着故乡

灯笼交换着眼神

像传递着隔年的贺卡

正背面都写着平安

今夜的安详

比岁月的星光更璀璨



暖雪

陆章健

寒潮来时

南方的小城里

看不到雪的踪迹

只是风有点刺骨

躲在工棚里御寒

我和工友们谈起故乡

聊着故乡的雪

聊着堆雪人 聊着打雪仗

聊着瑞雪兆丰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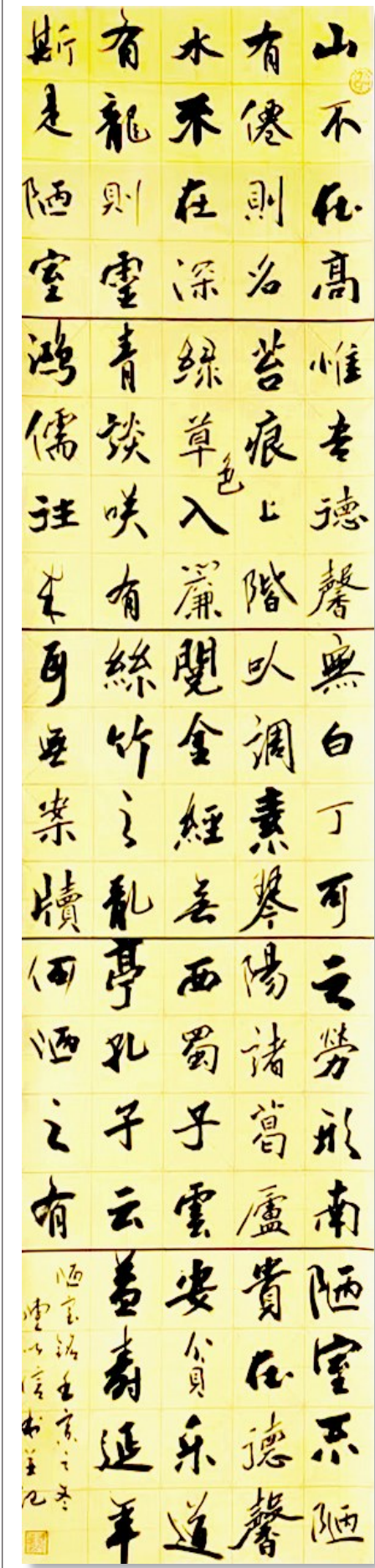
我们心潮澎湃 远隔千里

我们也能感受到 故乡的雪

飘着暖暖的烟火气息

数九消寒待春归

钟芳



(陈以信 书)

冬至一过便是数九寒天,进入了一年当中最冷的一段时间。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九为极数,乃最大、最多、最长久的概念。《荆楚岁时记》记载:“俗用冬至日数及九九八十一日,为寒尽。”数九寒天,就是从冬至这天开始算起,每九天算成一段,一直数到九九八十一天后,就到了来年春分,冰雪融化,草长莺飞了。

想象一下,在御寒条件有限的古代,既没有电视电脑,也没有手机互联网,该如何度过这漫长而又寂寞的寒冬呢? 聪明的古人遂发明了消寒图,通过数九、写九和画九等习俗,把萧索的冬天过得雅致有趣。

据史籍记载和各地民俗志书所见,全国各地都有数九之说,只是说法不尽相同,但都离不开对冬去春来、季节交替和生活耕作情景的描绘。最早见于典籍的《九九歌》是明代的《五杂俎》:“一九二九,相逢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篱头吹箫笛;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露宿;五九四十五,太阳开门户;六九五十四,贫儿争意气;七九六十三,布衲担头担;八九七十二,猫犬寻阴地;九九八十一,犁耙一齐出。”读来朗朗上口,使人兴趣盎然。目前流传最广的“九

九歌”是这样唱的:“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沿河看柳;七九河开,八九雁来,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人们唱着它一步一步地走出冬天,进入春暖花开的季节。

与《九九歌》相映成趣的,还有民间广为流传的《九九消寒图》。每年冬至前,家家都要忙的一件事就是绘制一张消寒图,贴于自己家中的墙上,或赠给亲朋好友。消寒图形式主要有文字版、画圈版和绘画版等多种,上下横竖九格,总数为八十一。冬至时节一天描写一笔,八十一天后一幅消寒图便诞生,相当于完成了一份过冬日志,非常有意,以致“每岁相沿,遂成故事”。

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多次拒绝出任宰相,被捕后元兵将其关押在大都(今北京)的监狱里。时值数九寒天,他身处四面透风的牢房,为了排遣胸中忧愤,在狱墙上画下了一株梅花,共有九枝,每枝九蕾。他每天将其中一蕾涂红,待到梅花涂遍之时,“九九”正好结束,借以坚信寒冬必将过去,春天一定来临。文天祥的即兴创作,是我国最早的《九九消寒图》。后人为了纪念文天祥,逐渐演变创造了不同版本的消寒图。

明代流行“画九”消寒。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刊刻的木版年画《九九消寒图》,图中央画一树瓶中梅花,枝桠横斜,簇放出八十一朵梅花,花瓶四周绘有一九至九九的气候和景物。人们可从花瓣上染色或记录每天风雪阴晴等变化。每天染色一个,染的时候有讲究,“上点阴,下点晴,左点雨,右点风,若是下雪点当中。”等到数九结束,再来看啊,一幅鲜艳欲滴的红梅图出现在面前,如一束静静擎着的火焰,不由得让人眼前一亮,心中顿生温暖。

元代诗人杨允孚《深京杂咏》诗:“试数窗间九九图,馀寒消尽暖回初。梅花点遍无餘白,看到今朝是杏株”。其有自注云:“冬至后,贴梅花一枝于窗间,佳人晓妆,日以胭脂日图一圈,八十一圈既足,变作杏花,即暖回矣。”那时的风俗,每逢冬至日,深闺闺阁的女子在闺房的窗间贴一枝梅花,每日晨起化妆的时候顺便用胭脂画点一个圆圈,九九八十一一个胭脂斑点画完之时,窗外早已是杏花吐蕊,大地春归了,多么美的意境!

“写九”消寒,始于清代道光初年。据清吴振棫《养古斋丛录》记载:“道光初年,御制‘九九

消寒图’,用‘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九字,字皆九笔也。懋勤殿双钩成幅,题曰‘管城春满’。内值翰林诸臣,按日填廓,细注阴晴风雪。”道光皇帝亲书“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九个双钩空心字,每个字都是九画(繁体),让大臣们每天在钩好的轮廓内填写一笔,九字填完,刚好八十一天,“数九天”正好数尽。其“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九字,寓意凛冬随着九九八十一天过去,暖春便会接踵而至。

九九消寒的方法传到民间后,文人墨客趋之若鹜,总喜欢聚在一起舞文弄墨,有写作“雁南飞柳芽茂便是春”“柔柳轻盈香茗贺春临”的;也有写作“春泉垂垂柳春染春美”“春前庭柏风送香盈室”的。不管内容如何变化,都是意境优美引人入胜遐想的诗句,通称为“九九消寒句”,这比“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更写实生动,也更富有诗情画意。

“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漫漫冬日,九九消寒。古人们是在一日一笔者,随着时光雅致地消磨着这段冰天雪地的日子。有了这样恬淡闲适的心态,不经意间,冬日灰暗的天空渐行渐远,万紫千红的春景就在眼前。

江南花暖 岭南雪软

冯梓齐

丽。恰逢小雪时节,唐朝诗人张登写下《小雪日戏题绝句》,记录下江南的冬景:

甲子徒推小雪天,刺梧犹绿槿花然。融和长养无时歇,却是炎洲雨露偏。

北方小雪已“隔牖风惊竹,开门雪满山”,江南却仍是刺梧滴翠、槿花怒放的盛景。“然”字如画,将槿花盛放的模样定格在诗里。这不是北方经霜的残枝,而是沐浴着暖日的丽色,宛如千年前《诗经》里“颜如舜华”的佳人。诗中的“融和长养”,点出南方冬的精髓——这里的霜寒从不成严酷之势,滋养生机,与北方“霜重鼓寒声不起”的酷烈,判若两个世界。

同样在江南为官的杨万里,更懂此地冬的温情。一年腊月,朵朵

鲜红映入他眼。于是,他写下《腊前月季》:

只道花无十日红,此花无日不春风。一尖已剥胭脂笔,四破犹包翡翠茸。别有香超桃李外,更无梅斗雪霜中。折来喜作新年看,忘却今晨是季冬。

北方的冬花,是“梅须逊雪三分白”的清绝,总与寒雪相伴;而江南的月季,在腊月里仍如沐春风,胭脂般的花瓣层层舒展,翡翠似的花苞包嫩蕊,全无“冻蕊凝香”的冷意。

再往南走,跨越重重南岭,来到岭南。尽管广东人常打趣说:“广东下汤粉都不会下雪。”但实际上,广东是会下雪的。不过,与北方的雪

相比,岭南的雪,也自带一种羞怯的性情。南宋诗人朱翌因触怒秦桧,被贬至韶州,一住便是近二十个寒暑。当罕见的雪真正飘落岭南大地时,竟不像北国那般落落大方,反而带着一种生疏的、试探般的“羞”。为此,写岭南的雪景诗,总染着一层“见羞”的韵致。它不像北方的雪那样是天地主宰,而是天地间一次意外的留白,一次轻柔的呼吸。

这就是南国的冬。北方冬诗如黄河怒吼,气势非凡;南方冬诗似小桥流水,温润柔和。没有“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壮阔,却有“槿花犹然”的鲜活;少了“愁云惨淡万里凝”的沉重,多了“青女梳妆”的羞涩。这便是诗词中的南国冬,以暖为骨,以绿为衣,在冬的画卷上,晕开独属于南方的温柔。